

东周列国志

第十二册
第二函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七

白卜蔡界元放甫評點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

奢尙之見殺于楚平實是冤枉伍員之懷仇圖報固其所宜乎
太子建之見殺于鄭則實是自己理短非鄭君之過也奈何亦
以爲仇而欲滅其國乎伍員豪傑雖是有餘斷理用中處却是
不足

漁丈人之子以一橈退吳軍事大是可疑漁丈人當日渡子胥
時舟中未嘗有子魚羹麥飯亦未嘗同子携來况蘆中人漁丈
人之約在第二次饋餐時約言之後未曾旋踵漁丈人卽以子

晉之囑而自溺其子何自而問吾想漁丈人殆才智之士以漁
隱者也觀其渡員時前面二歌渡後一問羹飯之饋蘆中志叫
與不受實矧不告姓名其舉動大有機權絕非尋常可及其覆
舟自溺安知非善于涸沒故作此熊以釋子胥之疑耶其渡員
而饋食原以爲德有此一舉則員果得脫其德愈深卽使追兵
別渡亦可以釋疑而無怨然則今日一橈行歌之計或卽漁丈
人所出未可知也不然卽賞行歌之態與應對之語豈庸夫所
能辨耶古人有事在隱躍之間待後人以意會之往往如此

申包胥之請救于**秦**與其說**秦**之語都是情理之常無甚奇特
處只是號泣**秦**庭七日不納飲食則忠臣之盛節誠非恒情所
能矣至于成功而逃賞尤爲千古高風不特豪傑之士其學術

幾于聖賢矣

東阜公皇甫訥子塔有莫大之恩乃避之干得意之日這方
是真真正高人方見當日之爲德只是憐冤救困非有所希冀而
然也以視今人有些小恩惠到人便沾沾見色責償惟恐不盡
者何止雲泥之隔

申包胥孫武東阜公皇甫訥學術相近處是有功不伐廉讓爲
心然以榮祿權勢論則爲包胥孫武難以貧賤之貴論則爲東
阜皇甫爲尤難也

藍尹壘之不載楚昭然十分無禮更無可解說處與晉之敎
頭須不同而楚昭亦能容之是楚昭好處藍尹壘之仍復受
爵立朝却是面皮老厚

話說伍員屯兵于圖國之南鄙使人致書于圖侯書中大約言圖之
子孫在漢川者被圖吞噬殆盡今天祐國國問罪于圖君何不以此言告之天

子公在請侯僅僅何隨國言若出珍與與為好漢陽之田盡歸于之以為取楚昭王之計耶

君寡君與君世為兄弟同事國室隨侯看畢集羣臣計議臣子朝

面貌與昭王相似言于隨侯曰事急矣我偽為王而以我出獻乃可

免也事雖不行其心却是無異了隨侯使太史卜其吉凶太史獻繇曰

平必破往必復故無棄

新勿欲西鄰為虎東鄰為肉

隨侯曰故而新鬼神示我矣乃使人辭伍員曰敝邑依為國

世有盟誓君若下辱不敢不納然今已他徙矣惟將軍察之伍員

以囊瓦在疑昭王亦奔且人殺太子建仇亦未報何其遂移

兵伐圍其郊時賢臣游吉新卒定公大懼歸咎囊瓦瓦自殺

曰獻瓦屍于軍說明王實未至帥猶不肯退必欲

滅以報太子之仇諸大夫請背城一戰以決有亡伯曰之士

馬執右○且破况于○乎乃出令于國中曰有能退○軍者寡人

願與分國而治懸令三日時鄂渚漁丈人之子因避兵亦逃在○城

之中聞○國用伍員爲主將乃求見○君自言能退○軍○定公曰

卿退○兵用車徒幾何對曰臣不用一寸之兵一斗之糧只要與臣

一橈音饒行舟小楫行歌道中○兵便退○伯不信然一時無策只得使左

右以一橈授之果能退○不吝上賞漁丈人之子維城而下直入○

軍子營前叩橈而歌○只這想頭便自不俗若直入吳軍求見伍員求其退兵使是舉伯舉動曰

蘆中人○蘆中人○腰間寶劍七星文

不記渡江時○麥飯飽魚羹

軍士拘之來見伍員其人歌蘆中人如故員下席盤問曰足下是何

人舉橈而對曰妙能將軍不見吾手中所操乎吾乃鄂渚漁丈人之

子也員惻然曰汝父因吾而死正思報恩恨無其路今日幸得相遇

汝歌而見我意何所須對曰別無所須也國懼將軍兵威令于國

中有能退軍者與之分國而治好在竟說是望報不作高人臣念

先人與將軍有倉卒之遇今欲從將軍乞赦國員乃仰天歎曰嗟

乎員得有今日皆漁丈人所賜上天蒼蒼豈敢忘也即日下令解圍

而去漁丈人之子曰報伯伯大喜乃以百里之地封之國人稱

之曰漁大夫至今溱洧之間有丈人村即所封地也髯翁有詩云

密語蘆洲隔死生 橈歌強似楚歌聲

三軍既散分茅土 不負當時江上情

伍員既解國國之圍還軍境境各路分截守把大軍營于麋地今均

遣人四出招降屬屬兼訪求昭王甚急却說申包胥自郢都被後逃

避在夷陵石鼻山中山在今夷陵州去荆聞于胥掘墓鞭屍復求

王乃遣人致書于胥胥其畧曰

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乃僇辱其屍雖云報仇不已甚乎物

極必反子宜速歸胥當踐楚之約

伍員得書沉吟半晌乃謂來使曰某因軍務倥傯不能答書借汝之

口爲我致謝申君忠孝不能兩全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耳兩

句話畢使者回報包胥包胥曰子胥之滅楚必矣吾不可坐而待之

竟難解想起楚平王夫人乃秦哀公之女楚昭王乃秦之甥要解楚難除非

求秦無第二國可以請救即不論婚姻當時亦乃晝夜西馳足踵俱開步步流血烈裳而

畏之奔至雍州求見秦哀公曰吳貪如封犬豕毒如長蛇久欲薦食

諸候兵自楚始這不過請救開端不寡君失守社稷逃于草莽之間

特命下臣告急于上國乞君念甥舅之情代爲興兵解厄秦哀公曰

秦僻在西極兵微將寡自保不瑕安能爲人包胥曰楚連界楚遣

兵而秦不救吳若滅楚次將及秦君之存楚亦以固秦也若楚遂有

國不猶愈于吳乎

此句反嫌其爲強上

倘能撫而有之不絕其祀情願世

北面事秦哀公意猶未決曰大夫姑就館驛安下容孤與羣臣商

議包胥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得安居下臣何敢就館自便乎

非忠臣說

不時哀公沉酒于酒不恤國事包胥請命愈急哀公終不肯發兵

出不如此不足顯包胥之忠其功亦不小於是包胥不脫衣冠立于庭之中晝夜號泣

不絕其聲如此七日七夜水漿一勺不入其口

忠臣至此焉有不感動者乎

哀公

聞之大驚曰臣之急其君一至是乎有賢臣如此猶欲滅之

寡人無此賢臣豈能相容哉爲之流涕賦無衣之詩以旌之詩曰

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

王于興師

與子同仇

包胥頓首稱謝然後始進壺殮哀公命大將子蒲子虎帥車五百

乘從包胥救包胥曰吾君在隨望救不啻如大旱之望雨吾當先

往一程報知寡君元帥從商

今上

津縣

城縣

而東五日可至襄陽折而

南卽荆門而胥以楚之餘眾自石梁山南來計不出二月亦可相會

恃其勝必不爲備軍士在外日久思歸若破其一軍自然瓦解子

蒲曰吾不知路徑必須兵爲導大夫不可失期包胥辭了

夜至圍來見昭王言臣請得兵已出境矣昭王大喜謂侯曰卜

人所言西鄰爲虎東鄰爲肉在之西而在其東斯言果驗矣

時遽延木等亦收拾餘兵從王于西子期并起眾一齊進

發帥屯于襄陽以待師包胥引子西子期等與帥相見兵

先行兵在後遇夫槩之師于沂水

此別一沂非魯之沂也

子蒲謂包胥曰子

率帥先與戰吾當自後會之包胥便與夫槩交鋒夫槩特勇看

包胥有如無物約鬪十餘合未分勝敗子蒲子虎驍兵大進夫槩望

見旗號有字大驚曰西兵何得至此急急收兵已折大半子西子

期等乘勝追逐五十里方止夫麇奔回郢都來見吳王盛稱吳兵勢

銳不可抵當闔閭有懼色孫武進曰兵凶器可暫用而不可久也且

吳土地尚廣人心未肯服吳此句是若人心肯服何臣前請王立莘

勝以撫楚正虞今日之變耳爲今之計不如遣使與楚通好許復楚

君割楚之西鄙以益吳疆亦是君亦不爲無利也若从戀楚宮與之

相持楚人憤而力吳人驕而情加以虎狼之楚臣未保其萬全伍員

知楚王必不可得亦以武言爲然闔閭將從之伯嚭進曰吾兵自離

東吳亦路破竹而下五戰拔郢遂夷楚社今一遇楚兵即便班師何

前勇而後怯耶願給臣兵一萬必使楚兵片甲不回會說大語人如

若不勝甘當軍令闔閭壯其言許之孫武與伍員力止不可交兵伯

嚭不從引兵出城兩軍相遇于軍祥在郢都西北排成陣勢伯嚭望見吳

軍行列不整便教鳴鼓馳車突入正遇子西大罵汝萬死之餘尙望

寒灰再熱耶子西亦罵背國叛夫今日何顏相見伯詡大怒挺戟直

取子西子西亦揮戈相迎戰不數合子西詐敗而走伯詡追之未及

二里左邊沈諸梁一軍殺來右邊遠延一軍殺來將子蒲子虎引

生力軍從中直貫吳陣三路兵將兵截爲三處伯詡左冲右突不

能得脫伯詡答死于此役却得伍員兵到大殺一陣救出伯詡一萬

軍馬所存不上二千人伯詡自囚入見王待罪孫武謂伍員曰伯

詡爲人矜功自任少後必爲國之患不如乘此兵敗以軍令斬之

越此時殺耶伍員曰後雖有喪師之罪然前功不小况敵在目前不

可斬一大將大有護短之意遂奏王赦其罪兵直逼郢都闔閭命夫槩

同公子山守城自引大軍屯于紀南城伍員伯詡分屯磨城鹽城以

爲犄角之勢與兵相持又遣使徵兵于將子西謂子蒲曰

以郢爲巢穴故堅壁相持若更助之不可敵矣不若乘閒加

兵于**唐**破則**蔡**人必懼而自守吾乃得專力于**吳**是子蒲然其

計于是子蒲同子期分兵一支襲破**唐**城殺**唐**成公滅其國**哀**公

懼不敢出兵助**吳**却說夫槩自恃有破**唐**之首功有功自恃最是壞事因沂水

一敗**吳**王遂使協守郢都心中鬱鬱不樂及聞**吳**王與**蔡**相持不決

忽然心動想到**吳**國之制兄終弟及我應嗣位今王立子波爲太子

我不得立矣乘此大兵出征國內空虛私自歸國稱王奪位豈不勝

于以後相爭乎乃引本部軍馬偷出郢都東門渡漢而歸詐稱闔閭

敗兵于**蔡**不知所往我當次立說謊已不是好計把自立先說在頭裏更是相賤可笑遂自稱

吳王使其子扶臧悉衆據淮水以遏**吳**王之歸路**吳**世子波與專毅

聞變登城守禦不納夫槩夫槩乃遣使繇三江通越說其進兵夾攻

吳國事城割五城爲謝再說闔閭**蔡**兵滅**唐**大驚方欲召諸將計

議戰首之事忽公子山報到言夫槩不知何故引本部兵私回**吳**國

去了伍員曰夫槩此行其反必矣闔閭曰將若之何伍員曰夫槩一

勇之夫不足爲慮所慮者國人或聞變而動耳料得王宜速歸先靖

內亂闔閭於是留孫武子胥退守郢都自與伯嚭以舟師順流而下

既渡漢水得太子波告急信言夫槩造反稱王又結連國兵入寇國

都危在旦夕闔閭大驚曰不出子胥所料也遂遣使往郢都取回孫

武伍員之兵一面星夜馳歸沿江傳諭將士去夫槩來歸者復其本

位後到者誅淮上之兵皆倒戈來歸扶臧奔回谷陽夫槩欲驅民授

甲百姓聞吳王尙在俱走匿可知說夫槩乃獨率本部出戰闔閭

問曰我以手足相托何故反叛夫槩對曰汝弑王僚非反叛耶在六

是沒得回答然闔閭問語亦自尖檢闔閭怒教伯嚭爲我擒賊戰不數回闔閭麾大軍

直進夫槩雖勇爭奈眾寡不敵大敗而走扶臧具舟于江以渡夫槩

逃奔國國去了闔閭撫定居民回至吳都太子波迎接入城打點拒

越之策却說孫武得吳王班師之詔正與伍員商議忽報軍中有人送書到伍員命取書看之乃申包胥所遺也書畧云

子君臣據郢三時而不能定天意不欲亡亦可知矣子能踐

覆之言吾亦欲酬復楚之志朋友之義相成而不相傷

是當日不洩子

胥之謀主意亦是欲子胥今日去楚主意子不竭之威吾亦不盡秦之力

伍員以書示孫武曰夫以數萬之衆長驅入焚其宗廟隳其社

稷鞭死者之屍處生者之室自古人臣報仇未有如此之快者且秦

兵雖敗我餘軍于我未有損也兵法見可而進知難則退幸未

知吾急可以退矣孫武曰空退爲所笑子何不以辛勝爲請

孫武

處處高似子胥伍員曰善乃復書曰

平王逐無罪之子殺無罪之臣某實不勝其憤以至於此昔桓

公存刑立憲穆公三帥君不貪其土傳誦至今某雖不才

聞茲義今太子建之子勝糊口于○未有寸土楚若能歸勝使奉

故太子之祀其敢不退避以成吾子之志

申包胥得書言于子西子西曰封故太子之後正吾意也卽遣使迎

芊勝于吳沈諸深諫曰太子已廢勝爲仇人奈何養仇以害國乎此

似是非而子西曰勝匹夫耳何傷竟以○王之命召之許封大邑○使旣

發孫武與伍員遂班師而還凡○之府庫寶玉滿載以歸又遷○境

戶口萬家以實吳空虛之地伍員使孫武從水路先行自己從陸路

打從歷陽山經過欲求東臯公報知其廬舍俱不存矣神龍見首不見尾再

遣使于龍洞山問皇甫訥亦無踪跡伍員歎曰真高士也○就其地

再拜而去至昭關已無○兵把守員命毀其關這却不必復過涇陽瀨水

之上乃歎曰吾嘗饑困于此向一女子乞食女子以盞漿及飯飼我

遂投水而亡吾曾留題石土未知在否使左右發土其石字宛然不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磨欲以千金報之未知其家乃命投金于瀨水中曰女子如有知明
吾不相負也無德不報
家保同情行不一里路傍一老嫗視兵過而哭泣軍士

欲執之問曰嫗何哭之悲也嫗曰吾有女共居三十年不嫁往年浣
紗於瀨遇一窮途君子而轍飯之恐事洩自投瀨水間所飯者乃
亡臣伍君也今伍君兵勝而歸不得其報自傷虛死是以悲耳軍士
乃謂嫗曰吾主將正伍君也欲報汝千金不知其家已投金于水中
盍往取之嫗遂取金而歸至今名其水爲投金瀨髯仙有詩云

投金瀨下水漸漸

猶憶亡臣報德時

三十年來無匹偶

芳名已共子胥垂

越子允常聞孫武等兵回吳國知武善于用兵料難取勝亦班師而
回曰越與吳敵也遂自稱爲越王不在話下闔閭論破越之功以孫

武爲首孫武不願居官固請還山急流勇退方
是真正高人王使伍員留之武私

謂員曰子知天道乎暑往則寒來春還則秋至王恃其強盛四境無

虞驕樂必生夫功成不退將有後患孫武之退全是知幾吾非徒自全并欲全

子員不謂然武遂飄然而去贈以金帛數車俱沿路散于百姓之貧

者這個更是難事後不知其所終史臣有讚云

孫子之才

彰于伍員

法行二嬪

威振三軍

御眾如一

料敵如神

大伸于楚

小挫于秦

智非偏屈

謀不盡行

不愛爵祿

知亡知存

身出道顯

身去成名

書十三篇

兵家所尊

闔閭乃拜伍員爲相國亦倣子文子文之意呼爲子胥而不名

伯嚭爲大宰同預國政更名閭門曰破閭門復疊石于南界留門使

兵守之以拒越人號曰石門闔大夫范蠡亦築城于浙江之

口以拒吳號曰因陵在蕭山縣言其可固守也此周敬王十五年事話分

兩頭再說子西與子期重入郢城一面收葬平王體骨將宗廟社稷

重新草創一面遣申包胥以舟師迎昭王于圖昭王與圖君定盟誓

無侵伐圖君親送昭王登舟方纔回轉昭王行至大江之中凭欄四

望想起來日之苦今日重渡此江中流自在心中甚喜忽見水面一

物如斗之大其色正紅使水手打撈得之遍問羣臣皆莫能識乃授

佩刀砍開內有饌似瓜試嘗之

餽是毒物却如何
處此嘗殊覺孟浪

甘美異常乃遍賜

左右曰此無名之果可識之以俟博物之士也不一日行至雲中昭

王歎曰此寡人遇盜之處不可以不識乃泊舟江岸使閹辛督人夫

築一小城于雲夢之間以便行旅投宿

已而念人楚昭復
興之兆已見于此

今雲夢

縣有地名圖王城卽其故址子西子期等離郢都五十里迎接昭王

君臣交相慰勞既至郢城見城外白骨如麻城中宮闕半已焚毀不

覺淒然淚下遂入宮來見其母伯

伯
這個母親
尤知之甚

子母相向而泣昭王

曰國家不幸遭此大變至于廟社凌夷陵墓受辱此恨何時可雪伯

贏曰今日復位宜先明賞罰然後撫恤百姓徐俟氣力完足以圖恢

復可也此婦見識大是勝人昭王再拜受教是日不敢居寢宿于齋宮次日祭

告宗廟社稷省視墳墓然後升殿百官稱賀昭王曰寡人任用匪人

幾至亡國若非卿等焉能重見天日失國者寡人之罪復國者卿等

之功也引咎而不責人便是復與之北諸大夫皆稽首謝不敢昭王先宴勞將厚

犒其師遣之歸國先謝遣遠客然後論功行賞拜子西為令尹子期

為左尹以申包胥乞師功大欲拜為右尹申包胥曰臣之乞師于

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返國臣志遂矣敢因以為利乎固辭不受如

此大功而不昭王強之包胥乃挈其妻子而逃妻曰子勞形疲神以

居真是難事乞師而定國賞其分也又何逃乎包胥曰吾始為朋友之義不

洩子胥之謀使子胥破國吾之罪也以罪而冒功吾實恥之從良心上立論

便近遂逃入深山終身不出昭王使人求之不得乃旌表其闈曰忠
聖賢

臣之門以王孫繇于爲右尹曰雲中代寡人受戈不敢忘也其他沈

諸梁鍾建宋木鬪辛鬪巢遠延等俱進爵加邑亦召鬪懷欲賞子西

曰鬪懷欲行弑逆之事罪之爲當况可賞乎昭王曰彼欲爲父報仇

乃孝子也能爲孝子何難爲忠臣亦使爲大夫此着更是人情所難藍尹亶求

見昭王王思成曰不肯同載之恨欲執而誅之使人謂曰爾棄寡人

于道路今敢復來何也藍尹亶對曰囊瓦惟棄德樹怨是以敗于柏

舉王奈何效之此不夫成白之舟孰若郢都之宮之安臣之棄王于

成白以儆王也解說得勉強有今日之來欲觀大王之悔悞與否王

不省失國之非而記臣不載之罪臣死不足惜所惜者楚宗社耳便

子你也與子西奏曰亶之言直王宜赦之以無忘前敗昭王乃許亶

人見使復爲大夫如故難得楚昭藍羣臣見昭王度量寬洪莫不大

宗祖無傷

天響可歸

悅昭王夫人自以夫身閼閼羞見其夫自縊而死這是該死的。縱不尋死也難見人

了時國方與國構難聞國王復國遣使來賀因進其宗女于王王立

為繼室國姬甚有賢德為王所敬禮王念季芊相從患難欲擇良婿

嫁之季芊曰女子之義不近男人鍾建常負我矣是即我夫也敢他

適乎昭王乃以季芊嫁鍾建使建為司樂大夫一皆皆出個老婆來又得了一個美官好

造又思故相孫叔敖之靈使人立祠于雲中祭之于西以郢都殘破

且國人久居孰其路徑復擇都音地今襄陽築城建宮立宗廟社稷遷

都居之名曰新郢昭王置酒新宮與羣臣大會飲酒方酣樂師扈子

恐昭王安今之樂忘昔之苦復蹈平王故轍乃抱琴于王前奏曰臣

有窮匍之曲好個扈子。是國有如許賢臣何思不與然非有願為此一番諸賢臣便都不見用也禍福倚伏可畏哉

人工鼓之昭王曰寡人願聞扈子援琴而鼓聲甚悽怨其詞曰

王耶王耶何乖劣

不願宗廟聽讒孽

任用無忌多所殺

誅夷忠孝大綱絕

二子東奔適吳越

吳王哀痛助切怛

垂涕舉兵將西伐

子胥伯嚭孫武決

五戰破郢王奔發

留兵縱騎虜刑闕

先王骸骨遭發滅

鞭辱腐屍恥難雪

幾危宗廟社稷滅

君王逃死多跋跣

卿士悽愴民泣血

吳君雖去怖不歇

願王更事撫忠節

勿爲讒口能謗殺

昭王深知琴曲之情垂涕不已扈子收琴下階昭王遂罷宴自此早

朝宴罷勤于國政省刑薄斂養士訓武有此數語何患不興修復闕隘嚴兵固

守芋勝既歸昭王封爲白公勝築城名白公城在岳州府慈利縣東遂以白

爲氏聚其本族而居夫槩聞昭王不念舊怨自來奔王知其勇封

之堂裕

正假號

號為堂裕氏子西以禍起魯已滅而蔡尚存乃

請伐蔡報仇昭王曰國事粗定寡人尙未敢勞民也

好伯廩按春秋之教也

傳昭王十年出奔十一年反國直至二十年方纔用兵滅頓擄頓

子祥二十一年滅胡擄胡子豹報其從晉侵楚之仇二十二年圍蔡

問其從蔡入郢之罪蔡昭侯請降遷其國于江汝之間中間休息民

力近十年所以師輒有功楚國復興終符湛盧之祥幾亡而復興不

祥可謂為湛盧之萍實之瑞也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卻齊

墮三都聞人伏法

篇中敘魯國事頗多舛訛其記載孔子諸事尤為荒謬事關聖

人未敢率意依証妄加評論讀者當取春秋左氏傳及史鑑諸

書互叅考之此不足爲信也

話說齊景公見魯不能伐齊人心星散代興之謀愈急乃糾合衛鄭自博盟主魯昭公前爲季孫意如所逐景公謀納之意如固拒不從昭公改而求齊苟躒得意如賄賂亦不果納昭公客死意如遂廢太子衍及其母弟務人而拔立庶子宋爲君是爲定公因季氏與苟躒通賄遂事魯而不事齊齊侯大怒用世臣國夏爲將屢侵魯境魯不能報未幾季孫意如卒子斯立是爲季康子說起季孟叔三家自昭公在國之日已三分魯國各用家臣爲政魯君不復有公臣于是家臣又竊三大夫之權展轉恣肆凌轢其主今日季孫斯孟孫無忌叔孫州仇雖然三家鼎立邑宰各據其城以爲已物三家號令不行無可奈何季氏之宗邑曰費其宰公山不狃孟氏之宗邑曰成其宰公歛陽叔氏之宗邑曰郈其宰公若蕪這三處城垣皆三家自家增

築極其堅厚與曲阜都城一般那三個邑宰中惟公山不狃尤為強

橫更有家臣一人姓陽名虎字貨生得鴛肩巨額身長九尺有餘勇

力過人智謀百出季斯起初任為腹心使為家宰邑宰土邑事後漸家宰主家事

專季氏之家政擅作威福季氏反為所制無可奈何季氏內為陪臣

所制外受魯國侵凌束手無策時又有少正卯少正官者為人博聞

強記巧辨能言巧辨能言人最要防其不正通國號為聞人言多聞也三家倚之為重

卯面是背非陰陽其說見三家則稱頌其佐君匡國之功見陽貨等

又托為強公室抑私家之說使之挾魯侯以令三家挑得上下如水

火而人皆悅其辨給莫悟其奸內中單說孟孫何忌乃是仲孫纘之

子仲孫蔑之孫纘在位之曰慕魯國孔仲尼之名使其子從之學禮

那孔仲尼名丘其父叔梁紇常為鄒邑鄒即邦大夫即偪陽手托懸門

之勇士也紇娶于魯之施氏多女而無子其妾生一子曰孟皮病足

成廢人乃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五女俱未聘疑紇年老謂諸女曰誰

願適鄒大夫者諸女莫對最幼女曰微在出應曰女子之義在家從

父惟父所命何問焉顏氏奇其語卽以微在許婚旣歸紇夫婦憂無

子共禱于尼山之谷

曲阜接鄒縣界

微在升山時草木之葉皆上起及禱畢

而下草木之葉皆下垂是夜微在夢黑帝見召囑曰汝有聖子若產

必于空桑之中覺而有孕一日恍惚若夢見五老人列于庭自稱五

星之精挾一獸似小牛而獨角文如龍鱗向微在而伏口吐玉尺上

有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微在心知其異以繡綴音弗紹也繫其

角而去告于叔梁紇紇曰此獸必麒麟也及產期微在問地有名空

桑者乎叔梁紇曰南山有空竇竇有石門而無水俗名亦呼空桑微

在曰吾將往產於此紇問其故微在乃術前夢遂攜臥具于空竇中

厚誣聖人胡說該死其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守于山之左右又有二神女攀

香露于空中以沐徵在良次乃去徵在遂產孔子石門中忽有清泉

流出曰然温煖浴畢泉即涸今曲阜縣南二十八里俗呼女陵山即

空桑也孔子生有異相牛唇虎掌鴛肩龜脊海口輔喉頂門狀如反

字謂中低而四傍高父紇曰此兒秉尼山之靈因名曰丘字仲尼仲尼生未

幾而紇卒育于徵在既長身長九尺六寸人呼為長人有聖德好學

不倦周遊列國弟子滿天下國君無不敬慕其名而為權貴當事所

忌竟無能用之者是時適在魯國何忌言于季斯曰欲定內外之變

非用孔子不可季斯召孔子與語竟曰如在江海中莫窺其際季斯

起更衣忽有費邑季氏封邑人至報曰穿井者得土缶謂土有空處如缶內有羊

一隻不知何物斯欲試孔子之學囑使勿言既入座謂孔子曰或穿

井于土中得狗此何物也孔子曰以某言之此必羊也非狗也斯驚

問其故孔子曰某聞山之怪曰夔魍魎夔音遠一足即山魍也魍魎山精好學人聲音以迷惑人

水之怪曰龍罔象

同象龍類能食人

土之怪曰羶羊今得之穿井是在土中

其爲羊必矣斯曰何以謂之羶羊孔子曰非雌非雄徒有其形斯乃

召費人問之果不成雌雄者於是大驚曰仲尼之學果不可及乃用

爲中都

今汶上縣

宰此事傳聞至魯昭王使人致幣于孔子洵以渡江

所得之物孔子答使者曰是名萍食可剖而食也使者曰夫子何以

知之孔子曰某曾問津于魯聞小兒謠曰魯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

亦如日剖而嘗之甜如蜜是以知之使者曰可常得乎孔子曰萍者

浮泛不根之物乃結而成實雖千百年不易得也此乃散而復聚衰

而復興之兆可爲魯王賀矣使者歸告昭王昭王歎服不已孔子在

中都大治四方皆遣人觀其政教以爲法則魯定公知其賢召爲司

空魯敬王十九年陽虎欲亂魯而專其政知叔孫輒

叔氏之庶子

無寵於

叔孫氏而與費邑宰公山不狃相厚乃與二人商議欲以計先殺季

孫然後并除仲叔以公山不狃代斯之位以叔孫輒代州仇之位已

代孟孫何忌之位虎慕孔子之賢欲招致門下以爲己助使人諷之

來見孔子不從乃以蒸豚饋之孔子曰虎誘我往謝而見我也令弟

子伺虎出外投刺于門而歸虎竟不能屈孔子密言于何忌曰虎必

爲亂亂必始于季丘子預爲之備乃可免也

此事全與孔子無于

何忌僞爲築

室于南門之外立柵聚材選牧圉之壯勇者三百人爲傭名曰興工

實以備亂又詔成宰

成孟氏邑

公斂陽使繕甲待命倘有報至星夜前來

赴援是年秋八月魯將行禘祭虎請以禘之明日享季孫于蒲圃

蒲圃

在東門之外何忌聞之曰虎享季孫事可疑矣乃使人馳告公斂陽約定

日中率甲繇東門至南門一路觀變至享期陽虎親至季氏之門請

季斯登車陽虎在前爲導虎之從弟陽越在後左右皆陽氏之黨惟

御車者林楚世爲季氏門下之客季斯心疑有變私語林楚曰汝能

以吾車適孟氏乎

死生頃刻寄命于御人此語說得可憐

林楚點頭會意行至大衢林

遽輓轡南向以鞭策連擊其馬馬怒而馳陽越望見大呼收轡林

楚不應復加鞭馬行益急陽越怒彎弓射楚不中亦鞭其馬心急鞭

墜

季斯大造化

越拾鞭季氏之車已去遠矣季斯出南門逕入孟氏之室

閉其柵號曰孟孫救我何忌使三百壯士挾弓矢伏于柵門以待須

與陽越至率其徒攻柵三百人從柵內發矢中者輒倒陽越身中數

箭而死且說陽貨行及東門回顧不見了季孫乃轉轅復循舊路至

大衢問路人曰見相國車否路人曰馬驚已出南門矣語未畢陽越

之敗卒亦到方知越已射死季孫已避入孟氏新宮虎大怒驅其眾

急往公宮劫定公以出朝遇叔孫州仇于途并劫之盡發公宮之甲

與叔孫氏家眾共攻孟氏于南門何忌率三百人力拒之陽虎命以

火焚柵季斯大懼何忌使視日方中曰成兵且至不足慮也言未畢

只見東角上一員猛將領兵呼哨而至大叫勿犯吾主公歛陽在此
陽虎大怒便奮長戈迎住公歛陽斫殺二將各施逞本事戰五十餘
合陽虎精神愈增公歛陽漸漸力怯叔孫州仇遽從後呼曰虎敗矣
卽率其家眾前擁定公西走公徒亦從之何忌引壯士開柵殺出季
氏之家臣苦越亦帥甲而至陽虎孤寡無助倒戈而走入謹陽闕在
州府城北據之三家合兵以攻闕虎力不能支命放火焚萊門魯師避火
却退虎冒火而出遂奔魯國見景公以所據謹陽之田獻之欲借兵
伐魯大夫鮑國進曰魯方用孔某不可敵也不如執陽虎而歸其田
以媚孔某景公從之乃囚虎于西鄙虎以酒醉守者乘輜車逃奔魯
國宋使居于匡在歸德
州城陽虎虐用匡人匡人欲殺之復奔魯國仕于
趙鞅爲臣不在話下宋儒論陽虎以陪臣而謀賊其家主固爲大逆
然季氏放逐其君專執魯政家臣從旁竊視已非一日今日效其所

爲乃天理報施之常不足怪也有詩云

當時季氏凌孤主

今日家臣叛主君

自作忠奸還自受

前車音響後車聞

又有言魯自惠公之世僭用天子禮樂其後三桓之家舞八佾歌雍

徹大夫目無諸侯故家臣亦目無大夫悖逆相似其來遠矣詩云

九成千戚舞團團

借問何人啟僭端

要使國中無叛逆

重將禮樂問周官

魯景公失了陽虎又恐魯人怪其納叛乃使人致書魯定公說明陽

虎奔宋之故就約魯侯于魯界上夾谷山前山在萊蕪縣一名戚其山爲乘車

之會亦不是因此爲會乘車不用兵也以通兩國之好永息干戈定公得書卽召三

家商議仲孫何忌曰齊人多許主公不可輕往季孫斯曰齊屢次却

兵于我今欲修好奈何拒之定公曰寡人若去何人保駕何忌曰非

臣師孔某不可定公卽召孔子以相禮之事屬之乘車已具定公將
行孔子奏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武之事不可相離古者諸
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襄公會孟之事可鑒也請具左右司馬以防
不虞定公從其言乃使大夫中甸須爲右司馬樂頎賄爲左司馬各
率兵車五百乘遠遠從行又命大夫茲無還率兵車三百乘離會所
十里下寨既至夾谷景公先在設立壇位爲士階三層制度簡曰
侯幕于壇之右侯幕于壇之左孔子聞國兵衛甚盛亦命申
句須樂頎繁相隨時大夫黎彌邱都以善謀稱自梁邱據死
後景公特寵信之是夜黎彌叩暮請見景公召入問卿有何事昏夜
來此黎彌奏曰爲仇非一日矣止爲孔某賢聖用事于恐其
他日害故爲今日之會耳臣觀孔某爲人知禮而無勇不習戰伐
之事明日主公會禮畢後請奏四方之樂以娛君乃使萊夷三百

人假做樂工鼓噪而前覷便拿住魯侯并執孔某臣約會車乘從壇

下殺散魯眾那時魯國君臣之命懸于吾手憑主公如何處分豈不

勝于用兵伐耶景公曰此事可否當與柘國謂於謀之黎彌曰相

國素與孔某有交若通彼得知其事必不行矣臣請獨任景公曰寡

人聽卿卿須仔細黎彌自去暗約萊兵行事去了次早兩君集于壇

下揖讓而登魯是晏嬰為相魯是孔子為相兩相一揖之後各從其

主登壇交拜叙太周公之好及至玉帛酬獻之禮既畢景公曰寡

人有四方之樂願與君共觀之遂傳令先使萊人上前奏其本上之

樂于是壇下鼓聲大振萊夷三百人雜執旂旄羽旆音弗舞矛戟劔

楯蜂擁而至口中呼哨之聲相合不絕歷階之半定公色變孔子全

無懼意趨立于景公之前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本行中國之

禮安用夷狄之樂情命有司去之晏子不知黎彌之計亦魯景公曰

孔某所言乃正禮也景公大慙急麾萊夷使退黎彌伏于壇下只等
萊夷動手一齊發作見魯侯打發下來心中甚愠乃召本國優人分
付筵席中間召汝奏樂要歌做筭之詩任情戲謔若得魯君臣或笑
或怒我這裏有重賞原來那詩乃文姜淫亂故事欲以羞辱魯國黎
彌升階奏于魯侯曰請奏宮中之樂爲兩君壽景公曰宮中之樂非
夷樂也可速奏之黎彌傳魯侯之命倡優侏儒二十餘人異服塗面
裝女扮男分爲二隊擁至魯侯面前跳的跳舞的舞口中齊歌的都
是淫詞且歌且笑孔子按劍張目覷定景公奏曰匹夫戲諸侯者罪
當死請魯司馬行法景公不應優人戲笑如故孔子曰兩國旣已通
好如兄弟然魯國之司馬卽魯之司馬也乃舉袖向下麾之大呼甲
甸須樂頌何在二將飛馳上壇于男女二隊中各執領班一人當下
斬首餘人驚走不迭景公心中骸然魯定公隨卽起身黎彌初意還

想于壇下邀截魯侯一來見孔子有此手段二來見申樂二將英雄

二來打探得十里之外卽有魯軍屯札遂縮頸而退會散景公歸慕

召黎彌責之曰孔某相其君所行者皆是古人之道汝偏使寡人入

夷狄之俗寡人本欲修好今反成仇矣黎彌惶恐謝罪不敢對一語

晏子進曰臣聞小人知其過謝之以文君子知其過謝之以質今魯

有汶陽之田三處其一曰讎乃陽虎所獻不義之物其二曰鄆卽鄆城縣

乃昔年所取以寓魯昭公者其三曰龜陰人出傳縣北有龜出出在其陰乃先君頃

公時仗魯力索之于魯者那三處皆魯故物當先君桓公之日曹沫

登壇劫盟單取此田田不歸魯魯志不甘主公乘此機以三田謝過

魯君臣必喜而魯魯之交固矣景公大悅卽遣晏子致三田于魯此

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史臣有詩云

紛紛鼓噪起萊戈

無奈壇前片語何

知禮之人偏有勇

三田買得兩君和

又詩單讚齊景公能虛心謝過所以爲賢君幾于復霸詩云

盟壇火計聽黎彌

臣諫君從兩得之

不惜三田稱謝過

賢名千古播華夷

這汶陽田原是昔時魯僖公賜與季友者今日名雖歸魯實歸季氏
以此季斯心感孔子特築城于龜陰名曰謝城以旌孔子之功言於
定公升孔子爲大司寇之職時魯之南境忽來一大鳥約長三尺黑
身白頸長喙獨足鼓雙翼舞于田間野人逐之不得飛騰往北而去
季斯聞有此怪以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生于北海之濱天
降大雨商羊起舞所見之地必有淫雨爲災魯接壤不可不預爲
之備季斯預戒汶上百姓修堤蓋屋不三日果然天降大雨汶水泛
溢魯有備無患其事傳布魯邦景公益以孔子爲神自是孔夫子博

學之名傳播天下人皆呼爲聖人矣豈是因此而呼聖人胡說可根有詩爲證

五典三墳漫究詳

誰知萍實辨商羊

多能將聖繇天縱

蕪得芳名四海揚

季斯訪人才于孔子之門孔子薦仲由字子路冉求字子有可使從政何嘗

是孔子所荐季氏俱用爲家臣忽一日季斯問于孔子曰陽虎雖去不狃

復興何以制之孔子曰欲制之先明禮制古者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故邑宰無所據以爲亂子何不墮其城徹其武備上下相安可以永久季斯以爲然轉告于孟叔二氏孟孫何忌曰苟利家國吾豈恤其私哉時少正卯忌孔子師徒用事欲敗其功使叔輒密地送信于公山不狃不狃欲據城以叛知孔子素爲魯人所敬重亦思借助乃厚其禮幣遺以書曰

自三桓擅政君弱臣強人心積憾不狃雖爲季宰實慕公議願

以費歸公爲公臣輔公以鋤強齊俾魯國復見周公之舊夫子倘見許願移駕過費面決其事不圖路犒伏惟不鄙

孔子謂定公曰不狃若叛未免勞兵臣願輕身一往說其回心改過何如定公曰國家多事全賴夫子主持豈可去寡人左右耶孔子遂却其書幣不狃見孔子不往遂約會成宰公歛陽郈宰公若藐同時起兵爲逆陽與藐俱不從却說郈邑馬正馬官之名侯犯勇力善射爲郈

人所畏服素有不臣之志遂使圉人刺藐殺之自立爲郈宰發郈眾登城爲拒命之計州仇聞郈叛往告何忌何忌曰吾助子一臂當共滅此叛奴于是孟叔二家連兵往討遂圍郈城侯犯悉力拒戰攻者多死不能取勝何忌教州仇求援于齊時叔氏家臣駟赤在郈城中僞附侯犯侯犯親信之赤謂犯曰叔氏遣使如齊乞師矣齊合兵不可當也子何不以郈降齊外雖親魯內實忌之得郈可以偪魯

齊必大喜而倍以他地。酬子總之得地而可去危以就安。又何不利之有。侯犯曰：此計甚善。卽遣人乞降于**齊**。以郕邑獻之。**齊**景公召晏嬰問曰：叔孫氏乞兵伐郕。侯犯又以郕來降。寡人將何適從。晏子對曰：方與**魯**講好。豈可受其叛臣之獻乎。助叔孫氏爲是。景公笑曰：郕乃叔孫私邑于**魯**。侯無與况叔孫氏君臣自相魚肉。**魯**之不幸實**齊**之幸也。寡人有計在此。當兩許其使。以誤之。乃使司馬穰且屯兵于界上。以觀其變。若侯犯能禦叔孫。便分兵據郕。迎侯犯歸于**齊**。國若叔孫勝了。侯犯便說助攻郕城。臨時便宜行事。此是**齊**景公的好雄處。却說駟赤見侯犯遣使往**齊**去了。復謂犯曰：**齊**新與**魯**侯爲會。助**魯**助郕未可定也。宜多置兵甲于門。萬一事變不測。可以自衛。侯犯乃一勇之大信。爲好語。遂選精甲利兵。留于門下。駟赤將羽書射于城外。**魯**兵拾得獻于州仇。州仇發書看之。書中言：臣赤已安排遣犯

十有七八不日城中嘗有內變主君不須掛念州仇大喜報知何忘

嚴兵以待數日後侯犯使者自齊回言侯已許下矣願以他邑相

償駟赤入賀侯犯而出使人宣言于眾曰侯氏將遷邠民以附使

者回言齊師將至奈何一時人情洶洶多有造駟赤處間信者赤曰

吾亦聞之齊新與魯好不使得地將遷爾戶口以實瑯琊東昌府之瑯琊縣

虛耳自古道安土重遷說了離鄉背井那一個不怕的眾人聽說互

相傳說各有怨心忽一夜駟赤探知侯犯飲酒方酣遂命心腹數十

人遶城大呼曰齊師已至城外矣吾等速治行李三日內便要起身

因繼以哭邠眾大驚俱集于侯氏之門此時老弱惟有涕泣那壯者

無不咬牙切齒憤恨侯犯忽見門內藏甲甚多正適其用大家捨得

穿着起來各執兵器發聲喊將侯犯家四面圍住連守城之兵都反

了侯氏與眾助興了駟赤亟又告侯犯曰邠眾不願附齊滿城俱變

于更有甲兵否吾請率而攻之犯曰甲兵俱被眾掠取矣今日之事
免禍爲上駟赤曰吾捨命送子遂出謂眾曰汝等讓一路容侯氏出
奔侯氏出魯師亦不至矣眾人依言放開一路駟赤當先侯犯在後
家屬尚百餘人車十餘乘駟赤直送出東門因引魯兵入于郕城安
撫百姓何忌請追侯犯駟赤曰臣已許之免禍矣乃縱之不追遂墮
郕城三尺卽用駟赤爲郕宰侯犯奔魯師穰苴知魯師已定郕乃班
師還魯州仇何忌亦回魯國公山不狃初聞侯犯劇郕以叛叔仲二
家往討喜曰季氏孤矣乘虛襲魯國可得也遂盡驅費眾殺王曲阜
叔孫輒爲內應開門納之定公急召孔子問計孔子曰公徒魯不足
用也臣請御君以往季氏遂驅車至季氏之宮宮內有高臺魯固可
守定公居之少頃司馬申句須樂頎俱至孔子命季斯盡出共家甲
以授司馬使伏于臺之左右而使公徒列于臺前公山不狃魯叔孫

輒商議曰我等此舉以扶公室抑私家爲名不奉國侯爲主季氏不可克也乃魯邾公宮索定公不得盤桓許人知己往季氏遂移兵來攻與公徒戰公徒皆散走忽然左右大譟申句須樂頎二將領着精甲殺至孔子扶定公立于臺上謂費人曰吾君在此汝等豈不知順逆之理速速解甲既往不咎費人知孔子是個聖人誰敢不聽俱舍兵拜伏臺下公山不狃叔孫輒勢窮遂出奔魯國去了叔孫州仇回魯言及邾都以墮季斯亦命墮了費城復其初制何忌亦欲墮成都成宰公斂陽問計于少正卯卯曰邾費因叛而墮若并墮成何以別子于叛臣乎汝但云成乃魯國北門之守若墮成魯師侵我北鄙何以禦之堅持其說雖拒命不爲叛也陽從其計使其徒穿甲而登城謝叔孫氏曰吾非爲叔孫氏守爲魯社稷守也恐魯兵俱暮猝至無守禦之具願捐此性命與城俱碎不敢動一磚一土孔子笑曰陽不

辨此語必聞人少正教之耳季斯嘉孔子定費之功自知不及萬分

之一使攝行相事每事諮謀而行孔子有所陳說少正卯輒變亂其

詞聽者多爲所惑孔子密奏于定公曰魯之不振繇忠佞不分刑賞

不立也夫護嘉苗者必去莠草願君勿事姑息請出太廟中斧鉞陳

於兩觀之下兩觀者門名以懸象魏定公曰善明日使羣臣叅議成城不墮利

害俱聽孔子裁決衆人或言當墮或言不當墮少正卯欲迎合孔子

之意獻墮成六便何謂六便

一君無二尊 二歸重都城形勢 三抑私門 四使跋扈家臣

無所憑藉 五平三家之心 六使鄰國聞魯國興革當理知所

敬重

孔子奏曰卯誤矣成已作孤立之勢何能爲哉况公歛陽忠于公室

豈跋扈之比卯辨言亂政離間君臣按法當誅豈有夫聖人乃文致入罪以誅之者胡說

羣臣皆曰卯乃圖聞人言或不當罪不及死孔子復奏曰卯言僞而辯行僻而望徒有虛名惑衆不誅之無以爲政臣職在司冠請正斧鉞之典遂命力士縛卯于兩觀之下斬之羣臣莫不變色三家心中亦俱凜然史臣有詩云

養高華士太公誅

孔子偏將少正除

不是聖人開正眼

世間盡諳兩人書

自少正卯誅後孔子之意始得發舒定公與三家皆虚心以聽之孔子乃立綱陳紀教以禮義養其廉恥故民不擾而事治三月之後風俗大變市井鬻羔豚者不飾虛價男女行路分別左右不亂遇路有失物恥非己有無首拾取者四方之客一入圖竟皆有常供不至缺乏賓至如歸國人歌之曰

衮衣章甫 來適我所 章甫衮衣 尉我無私

此歌詩傳至齊國景公大驚曰吾國必爲魯所并矣不知景公如何計較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佞會稽文種迪宰嚭

齊人來歸女樂固爲要阻孔子但國君臣若不怠于政事便受女樂也自無妨受而怠于政便不足以有爲矣况魯君臣安于逸樂靡侈已生卽無齊人之歸寧不自尋聲色之娛耶然則魯國之終于不振仍是自不長進不在齊人之歸女樂也

衛靈一國之君不能制其妻使不淫亂已是可笑乃反自把奸夫招來真是全無人氣

衛靈當召宋朝與南子相會只是要討老婆歡喜耳可見凡人

行事不論道理只要老婆歡喜者便有烏龜扇氣

南子宣淫醜聲外布崩贈實在難過然不幸而處此人倫之變亦當思一善處之方不應遂出于殺也蓋無子提母奸之理卽無父之母子只得而制之不得而殺之也况其父現在乃欲以奸而殺其母豈得無罪崩贈只是血氣用事未能揆之于義耳齊國亦是大邦齊景也算英主前則方欲與晉代興而圖霸今則不能保全其愛女只爲失却嬰嬰穢苴兩人耳賢才之關係人國如此

夫差使侍人立庭呼名取傲其報越之志不爲不切乃旣勝越而遂許其行成雖是因伯嚭之佞言實以越太易已有驕侈之心故齟言得入耳

若論夫差釋越亦不失爲大度但其所以釋之之故不出于哀

矜而出于驕泰又不恤其民荒棄政事故遂爲國所滅耳使其
于勝國之後能任賢修政練兵安民卽桓文之業可繼國豈遂
可得志哉

夫椒之役越若又復勝吳則越必驕而吳愈憤必致滅亡而不
可救矣安能滅吳而成伯哉禍福倚伏之理大率如此

語說魯侯自會夾谷歸後晏嬰病卒景公哀泣數日正憂朝中乏人

復聞孔子相魯國大治驚曰魯相孔子必霸魯必爭地只慮其霸而爭地自

是識見爲近鄰恐禍之先及奈何大夫黎彌進曰吾患孔子之用

何不沮之景公曰魯方任以國政豈吾所能沮乎黎彌曰臣聞治安

之後驕逸必生可見此舉只是乘機請盛飾女樂以遺魯君魯君幸

而受之必然怠于政事而疎孔子孔子見疎必棄魯而適他國君可

安枕而臥矣不思自覓賢臣以興國景公大悅卽命黎彌於女謂

唐設朝之申擇其貌美年二十以內者共八十人分爲十隊各衣錦

繡教之歌舞其舞曲名康樂聲容皆出新製備態極好世所未有教

習已成又用良馬一百二十四金勒雕鞍毛色各別望之如錦使人

致獻晉侯使者張設錦棚二處于晉高門之外晉城南門東棚安放馬羣

西棚陳列女樂先致國書于定公公發書看之書曰

侂曰頓首啟魯賢侯殿下孤向者獲罪夾谷愧未忘心幸賢侯鑒

其謝過之誠克終會好且以國之多虞聘問缺然茲有歌婢十羣

可以侑歡良馬二十四可以服車敬致左右聊申悅慕伏惟存錄

亦可謂幣

重言目

且說晉相國季斯安享太平忘其所自此等人正侈樂之志已伏膺

申可見是適忽聞晉饋女樂如此之盛不勝艷慕即時換了微服與

心服數人乘車潛出南門往看那樂長方在演習歌聲遏雲舞態生

風一進一退光華奪目如遊天上觀仙姬非復人間思想所及季斯

看了多時又閱其容色之美服飾之華不覺手麻腳軟目瞪口呆意

亂神迷魂消魄奪

想見如色人
延臉可笑

定公一日三宣季斯爲貪看女樂

竟不赴召至次日方入宮來見定公定公以國書示之季斯奏曰此

君美意不可卻也定公亦有想慕之意便問女樂何在可試觀否

季斯曰見立高門之外車駕如往臣當從行但恐驚動日官不如微

服爲便於是君臣皆更去法服各乘小車馳出南門竟到西棚之下

早有人傳出君易服遊來觀樂了使者分付女子用心獻技那時

歌喉轉嬌舞袖增艷十隊女子更番迭進真乃盈耳奪目應接不暇

把國君臣二人喜得手舞足蹈不知所以

一到不長
進君臣

有詩爲證

一曲嬌歌一玩金

一番妙舞一盤珠

只因十隊女人面

改盡君臣兩個心

從人又誇東柵三馬定公曰只此已是極觀不必又問馬矣是夜定

公入宮一夜不寐耳中猶時聞樂聲若美人之在枕畔也洪照後實

景恐羣臣議論不一次早獨宣季斯入宮草就答書書中備述感激

之意不必盡述又將黃金白鑑贈與魯使將女樂收入宮中以三十

人賜季斯猶長之意正是為此其馬付於圉人魯養定公與季斯新得女樂各

自受用日則歌舞夜則枕席不知是怎生樣一連三日不去視朝魯

政孔子問知此事淒然長歎時弟子仲子路在側進曰魯君怠手政

事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郊祭已近倘大禮不廢國猶可為也可見

亦不專怪其受女樂及祭之期定公行禮方畢即使回宮仍不視朝并胙肉亦

無心分給主胙者叩宮門請命定公諉之季孫季孫又諉之家臣孔

子從祭而歸之晚不見胙肉魯顛判乃告子路曰吾道不行命也夫乃

援琴而歌曰魯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彼婦之口

可以出走

彼女之謁

可以死敗

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

歌畢遂束裝去。魯子路冉有亦棄官從孔子而行自此魯國復衰。

便莫想如此快活于史臣有詩云

幾行紅粉勝銅刀

不是黎彌巧計高

天運凌夷成瓦解

豈容魯國獨甄陶

孔子去魯適齊靈公喜而迎之間以戰陳之事孔子對曰某未之

學也次日遂行過宋之匡邑匡人素恨陽虎見孔子之貌相似以爲

陽虎復至聚眾圍之子路欲出戰孔子止之曰某無仇于匡是必有

故不以當自解乃安坐鳴琴適靈公使人追還孔子匡人乃知其誤

謝罪而去孔子復還衛國王子賢大夫邀拔之家且說靈公之夫人

曰南子宋女也有美色而淫。有美色則足知事只是他偏要在宋時

先與公子朝相通朝亦公子中絕色兩美相愛過於夫婦既歸靈公

生崩曠已長立為世子而舊情不斷注婦人只顧好淫絕不顧丈夫兒子體面正是通病時又

有美男子曰彌子瑕素得君之寵愛嘗食桃及半以其餘推入靈公

之口靈公悅而啖之誇於人曰子瑕愛寡人甚矣一桃味美不忍自

食而分啖寡人得意羣臣無不竊笑你們自笑他自得意子瑕恃寵弄權無所

不至靈公外嬖子瑕而內懼南子思以媚之乃時時召朝與夫人

相會醜聲遍傳靈公不以為恥又好外寵又怕老變自然要做烏龜崩曠深恨其事使

家臣戲陽速因朝見之際刺殺南子以滅其醜此計大快南子覺之誅子

靈公靈公逐崩曠曠奔歸轉又奔靈公立崩曠之子輒為世子乃

孔子再至南子請見之知孔子為聖人倍加敬禮注婦亦知敬重聖人還是好淫婦

忽一日靈公與南子同車而出使孔子為陪乘過街市市人歌曰

同車者色耶
從車者德耶

孔子歎曰君之好德不如好色乃去。適宋與弟子習禮于大樹之下。宋司馬桓魋亦以男色得寵于景公。方貴幸用事。忌孔子之來。遂使人伐其樹。欲求孔子殺之。孔子微服去。適陳將適齊。至河間。士鞅殺賢臣竇樂舜。華歆曰。鳥獸惡傷其類。况人乎。復返。適宋。未幾。適齊。公卒。國人立輒為君。是為出公。蒯瞶亦藉晉援。與陽虎襲戚。據之。是時。衛父子爭國。輒更不肖于蒯瞶。晉助蒯瞶。晉助輒。孔子惡其逆理。復去。適陳。又將適齊。昭王聞孔子在陳。齊之間使人聘之。陳大夫相議以為用孔子。陳為危。欠乃相與發兵圍孔子於野。孔子絕糧三日。而絃歌不輟。今開封府陳州界有地名陳。其地有臺名曰陳。卽孔子當時絕糧處。宋劉敞有詩云。

四海栖栖一旅人

絕糧三日死生鄰

自是天心勞木鐸

豈謂陳蔡有愚臣

曾這都是後話叙明留作話柄再說吳王闔閭自敗之後威震中

原頗事游樂乃大治宮室建長樂宮于國中人君子得意後能不佳如此舉動方算賢君

築高臺于姑蘓山山在城西南三十里一名姑胥山於胥門外爲徑

九曲以通山路春夏則治于城外秋冬則治于城中忽一日想起

人伐吳之恨謀欲報之忽聞齊與楚交通聘使怒曰齊楚通好此我

北方之憂也從先伐齊後及楚相國子胥進曰交聘乃鄰國之常未

必助齊害吳不可據興兵旅今太子波元妃已歿未有繼室王何不

遣使求婚于齊如其不從伐之未晚善于兵闔閭從之使大夫王孫駘

往齊爲太子波求婚時景公年已老髦志氣衰頹不能自振宮中止

一幼女未嫁不忍棄之齊地無奈朝無良臣邊無良將此時方肖得此事要緊

恐一拒齊命興師來伐如齊國之受禍悔之何及大夫黎彌亦勸景

公結婚于齊勿激其怒景公不得已以女少姜許婚王孫駘回復齊

王王復遣納幣於齊迎齊女歸國景公愛女畏吳兩念交迫不覺流

淚出涕齊歎曰若平仲穰苴二人在此孤豈憂吳人哉可見阻孔子之用魯有何

哉蓋謂大夫鮑牧曰煩卿爲寡人致女於齊此寡人之愛女囑吳王善

視之臨行親扶少姜登車送出南門而反鮑牧奉少姜至齊敬致齊

侯之命因慕子胥之賢深相結納不在話下却說少姜年幼不知夫

婦之樂古怪事與太子波成婚之後一心只想念父母日夜號泣太子

波再三撫慰其哀不止遂抑鬱成病不是天下第一個奇女子便

問憐之乃改造北門城樓極其華煥更其名曰望齊門令少姜日遊

其上少姜凭欄北望不見齊國悲哀愈甚其病轉增臨絕命囑太子

波曰妾聞虞山之顛可見東海乞葬我于此倘魂魄有知庶幾一望

齊國也波奏聞其父乃葬于虞山頂上今常熟縣虞山有齊女墓又

有望海亭是也有張洪齊女墳詩爲證詩曰

南風初勁北風微

爭長諸姬復取齊

越境定須千兩送

半途應拭萬行啼

望鄉不憚登臺遠

理恨惟嫌起塚低

蔓草垂垂猶泣露

倩誰滴向故鄉泥

太子波憶念

女亦得病

想必也自深情人

未幾卒闔閭欲於諸公子中擇

可立者意猶未定欲召子胥決之太子波前妃生子名夫差年已二

十六歲矣生得昂藏英偉一表人材聞其祖闔閭擇嗣乃先趨見子

胥曰我嫡孫也欲立太子舍我其誰此在相國一言耳

自欲求言便不是好人蓋

奸人多安命不皆人便之營求也

子胥許之少頃闔閭使人召子胥商議立儲之事

子胥曰立子以嫡則亂不生今太子雖不祿有嫡孫夫差在闔閭曰

吾觀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

國之統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敦於

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又何疑焉

不論繼嗣之美自然上君他如之贊語便胎不能知志之

請闔閭曰寡人聽子子善輔之遂立大差爲大孫夫差至子胥家有
首稱謝闔閭敬王二十四年闔閭年老性亦躁聞闔閭王允常薨子句踐
新立遂欲乘喪伐闔閭子胥諫曰闔閭雖有襲闔閭之罪然方有大喪伐之
不祥闔閭宜少待之闔閭不聽留子胥與太孫夫差守國自引伯嚭王
孫駱鱗毅等選精兵三萬出南門望闔閭國進發闔閭王句踐親自督師
禦之諸稽郢爲大將靈姑浮爲先鋒疇無餘胥犴爲左右翼與闔閭兵
相遇於攜李相拒十里各自安營下寨兩下挑戰不分勝負闔閭大
怒遂悉衆列陳于五臺山府城西北戒軍中毋得妄動俟闔閭兵懈怠然後
乘之句踐望見闔閭陣上隊伍整齊戈甲精銳謂稽郢曰彼兵兵勢甚
振不可輕敵必須以計亂之乃使大夫疇無餘胥犴督敢死之士左
五百人各持長鎗右五百人各持大戟一聲吶喊殺奔闔閭營闔閭陣上
全然不理陣脚都用弓弩手把住堅如鐵壁衝突三次俱不能入兵

亦勁亦只得回轉句踐無可奈何諸稽郢密奏曰罪人可使也句踐悟

次日密傳軍命悉出軍中所攜死罪者凡死罪者携之軍中借以立法共三百人分

爲三行俱祖衣注劍于頸安步造於吳軍爲首者前致辭曰吾生

王不自量力得罪于上國致辱下討臣等不敢愛死願以死代

之罪言畢以次自勁吳兵從未見如此舉動甚以爲怪果然皆注目

而觀之互相傳語正不知其何故吳軍中忽然鳴鼓鼓聲人振矚無

餘胥犴帥死士二隊各擁大楯持短兵呼哨而至吳兵心忙隊伍遂

亂句踐統大軍繼進右有諸稽郢左有靈姑浮冲開吳陣王孫駱捨

命與諸稽郢相持靈姑浮奮長刀左冲右突尋人廝殺正遇吳王闔

閭下姑浮將刀便砍闔闔望後一閃刀砍中右足傷其將指足大去

屢墜于車下却得縛毅兵到救了吳王縛毅身被重傷王孫駱知吳

王有失不敢戀戰急急收兵被吳兵掩殺一陣死者過半闔閭傷重

卽刻班輪回春靈姑浮取**吳**王之屢獻功句踐大悅却說**吳**王因年老不能忍痛回至七里之外大叫一聲而死伯嚭護喪先行王孫駱引兵斷後徐徐而返**越**兵亦不迫趕史臣有詩論闔閭用兵不息致有此禍詩曰

破楚凌齊意氣豪

又思吞越起兵刀

好兵終在兵中死

順水叮嚀莫放篙

吳太孫夫差迎喪以歸成服嗣位卜葬於破**堊**門外之海湧山發穿山爲穴以專諸所用魚腸之劍殉葬其他劍甲六千副金玉之玩充於其中既葬盡殺工人以殉三日後有人望見葬處有白虎蹲踞其上因名曰虎脚山識者以爲埋金之氣所現後來**秦**始皇使人發闔閭之墓鑿山求劍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今虎邱劍池是也鮑毅傷重亦死附葬於山後今亦不知其處矣夫差既葬其祖立長子

友爲太子使侍者十人更番立于庭中每自己出入經繇必大聲呼

其名而告曰夫差爾忘國王殺爾之祖乎卽泣而對曰唯不敢忘欲

以傲悻其心也還算倫子胥伯嚭練水兵於太湖地名又立射棚於

靈巖山以訓射俟二年喪畢便爲報仇之舉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

也是時晉此公失政六卿樹黨爭權自相魚肉荀寅卽范氏與士吉

行氏相睦結爲婚姻韓不信魏曼多忌之荀躒卽韓氏有寵臣曰梁嬰

及躒欲以爲卿嬰父恃荀躒之愛謀逐荀寅而代其位故荀躒亦與

范氏中行氏相惡上卿趙鞅有族子名午封于邯鄲午之母荀寅之

婢故寅呼午爲甥先年晉靈公與晉景公合謀叛晉趙鞅帥師伐

晉懼貢戶口五百家謝罪鞅留于邯鄲謂之晉言未幾鞅欲遷五

百家以實晉陽地私午恐晉人不服未卽奉命鞅怒午之抗已遂誘

午之晉陽執而殺之荀寅怒趙鞅私殺其甥因與士吉射商議欲兵

伐趙氏爲邯鄲午報仇趙氏有謀臣曰董安于時爲趙氏守陽城

聞二氏之謀特至絳州告於趙鞅曰范中行方陸一旦作亂恐不可

制主君宜先爲之備趙鞅曰國有令始禍必誅待其先發而後應

之可也董安于曰與其多害百姓寧我獨死若有事安于當之如此謀臣

甚得鞅不可安于乃私具甲兵以俟其變荀寅士吉射倡言于眾曰

董安于治兵將以害我於是連兵以伐趙氏圍其宮却得董安于有

備引兵殺開一條血路保護趙鞅奔陽城恐二家來攻建壘自守

荀躒謂不信謂曼多曰趙氏六卿之長寅與吉射不緣君命而擅

逐之政其歸二家矣謂不信曰盍以始禍爲罪而并逐之三人遂同

請于定公各率家甲奉定公以代二家寅吉射悉力拒戰不能取勝

吉射謀劫定公謂不信遽使人呼于市中曰范中行氏謀反來劫其

君矣國人信其言各執兵器來救定公三家借國人之眾殺敗范中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世

行之兵寅吉射奔于朝歌以叛韓不信告于定公曰范中行實爲首禍今已逐矣趙氏世有大功于晉宜復鞅位定公言無不從遂召鞅于晉陽復其爵祿梁嬰父欲代荀寅爲卿荀躒言于趙鞅鞅問董安于安于曰晉惟政出多門故禍亂不息若立嬰父是乃又置一荀寅也鞅乃不從嬰父怒知爲董安于所阻謂荀躒曰韓魏黨于趙智氏之勢孤矣趙氏所恃者其謀臣董安于也何不去之躒問曰去之何策嬰父曰安于私具甲兵以激成范中行之變若論始禍還是安于爲首荀躒如嬰父之言以責趙鞅鞅懼董安于曰臣向者固以死白期矣臣死而趙氏安是死賢于生也乃退而自縊趙鞅乃陳其屍于市使人告于荀躒曰安于已伏罪矣荀躒乃與趙鞅結盟各無相害鞅私祀董安于於家廟之中以答其勞寅吉射以據朝歌諸侯叛晉者皆欲借之以書晉趙鞅屢次興師攻之晉鄭韓遣使輸粟助兵

以救二氏鞅不能克直至周敬王三十年趙鞅合智三家之兵

攻下朝歌寅吉射奔邯鄲再奔柏人未幾柏人城復破其黨范臯夷

張柳洲俱戰死豫讓爲荀躒子荀甲所獲甲子荀瑤請而活之遂爲

智氏之臣異日國上之報以也寅吉射逃奔國去訖可憐荀林父五傳至寅

士蔿七傳至吉射祖宗俱室股肱之臣也子孫貪橫遂至滅宗豈

不哀哉六卿自此只有四卿矣此是後話髡仙有詩云

六卿相井或存亡

總是私門作主張

四氏瓜分謀愈急

不如留却范中行

且說周敬王二十六年春二月王夫差除喪已久乃吉于太廟興

傾國之兵使子胥爲大將伯嚭副之從太湖取水道攻王句踐

集羣臣計議出師迎敵大夫范蠡字少伯出班奏曰吳恥喪其君誓

矢圖來者三年于茲矣其志憤其力齊不可當也宜歛兵爲堅守之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五 三

計大夫文種字會奏曰以愚見莫若卑詞謝罪以乞其和俟其兵退

而後圖之必定此時越政不修故二人之言如此句踐曰二卿言守言和皆非至計夫

吳吾世仇也伐而不戰以我不能軍矣豈知出戰則不能軍乃悉起國中丁壯

其三萬人迎于椒山在大湖中亦曰夫椒之下初合戰**吳**兵稍却殺傷約百十

人句踐趨利直進約行數里正遇夫差大軍兩下布陣大戰夫差立

于船頭親自秉袍擊鼓以激厲將士勇氣十倍忽北風大起波濤洶

湧子胥伯嚭各乘餘艘大艦順風揚帆而下俱用強弓勁弩箭如飛

蝗般射來**越**兵迎風不能抵敵大敗而走**吳**兵分三路逐之**越**將靈

姑浮舟覆溺水而死胥狂中箭亦亡**吳**兵乘勝追逐殺死不計其數

句踐奔至固城自保**吳**兵圍之數重絕其汲道夫差喜曰不出十日

越兵俱渴死矣誰知山頂之上自有靈泉泉有嘉魚句踐命取魚數

百頭以饋**吳**王**吳**王大驚句踐留范蠡堅守自帥殘兵乘間奔會稽

山白在紹興府城東南點閱甲楯之數纔刺得五千餘人句踐歎曰自先君至

於孤三十年來未嘗有此敗也悔不聽范文二大夫之言以至如此

吳兵攻固城益急子胥營于右伯嚭營于左范蠡告急一日三至

王大恐文種獻謀曰事急矣及今請成猶可及也句踐曰**吳**不許成

奈何文種對曰**吳**有太宰伯嚭者其人貪財好色忌功嫉能與子胥

同朝而志趣不合料得**吳**王畏事子胥而暱于嚭若私詣太宰之營

結其權心與定行成之約太宰言于**吳**王無不聽子胥雖知而阻之

亦無及矣國有會彼之臣故國之福也句踐曰卿見太宰以何為賂

對曰軍中所乏者女色耳誠得美女而獻之賂夫第一件禮一天若祚

越當見聽句踐乃連夜遣使至都城越都在詩魯九乘山命夫人選宮中之有色者得八人

盛其容飾加以白璧二十雙黃金千鎰夜送太宰之營求見太宰嚭

初欲拒絕姑使人探其來狀聞有所齎獻乃召入便已心動勸坐以待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卅四

之文種跪而致詞曰寡君句踐年幼無知不能善事大國以致獲罪

今寡君已悔恨無及願舉國請為**吳**臣而恐王見咎不納知太宰以

鬼鬼功德外為**吳**之于城內作王之心臂又有事他非是奸人寡君未有不喜奉承者也

使下臣種先叩首于轅門借重一言收寡君于宇下不腆之儀聊效

薄贄自此當源源而來矣又欲勸他乃以賄單呈上懿猶作色謂曰**越**國

旦暮且破滅矣凡**越**所有何患不歸**吳**而以此區區者啖我為耶種

復進曰**越**兵雖敗然保會稽者尚有精卒五千堪當一戰戰而不捷

將盡焚庫藏之積貳身異國以圖**越**王之事言北楚昭王乞師自救安得遽為

吳有耶雖在乞憐之時而語尚即使**吳**盡有之然大半歸于王宮太

宰同諸將不過瓜分一二孰若主**越**之成寡君非委身于王實委身

于太宰也春秋貢獻未入王宮先入宰府是太宰獨擅全**越**之利滿

將不得與焉此一說最况因獸猶聞皆城一戰倘有不可測之事乎

又恐這一席話說入伯嚭之心不覺點頭微笑文種又指單上所開

美人曰此入人者皆出自**越**宮若民間更有美如此者寡君若生還

越國當竭力搜求以備太宰掃除之數仍舊歸在歌動上○文種一席話有收有放有經有緯真

是會說安得不伯嚭起立曰大夫舍右營而趨左以某無乘危害人

之意也其來朝當引子先見吾王以決其議遂盡收所獻留種于營

中叙賓主之禮次早同造中軍來見夫差伯嚭先入備道**越**王句踐

使文種請成之意夫差勃然曰**越**與寡人有不共戴天之恨安得允

其成哉嚭對曰王不記孫武之言乎兵凶器可暫用而不可久也

偏會借雖得罪于**吳**然其下**吳**者已至矣其君請爲**吳**臣其妻請

爲**吳**妾**越**國之寶器珍玩盡掃以貢于**吳**宮所乞于王者僅存宗祀

線耳夫受**越**之降厚實也赦**越**之罪顯名也名實俱收**吳**可以伯

越欲窮兵力以誅**越**彼句踐將焚宗廟殺妻子沉金玉于江率死士

吳王聞之

五千人致死于**吳**得無有所傷于王之左右乎與其殺是人孰若得

是國之爲利

全是禮物說話却是說得
好德使人可畏亦復可愛

夫差曰今文種安在**越**對曰

覓在幕外候宣夫差乃命種入見種膝行而前復申前說加以卑遜

夫差曰汝君請爲臣妾能從寡人入**吳**否種稽首曰旣爲臣妾死生

在君敢不服事於左右**越**曰句踐夫婦願來**吳**國**吳**名雖赦**越**實已

得之矣又加王又何求焉夫差乃許其成早有人到右營報知子胥

子胥急趨至中軍見伯嚭同文種立于王側子胥怒氣盈面問**吳**王

曰王已許**越**和乎王曰已許之矣子胥連叫曰不可不可嚇得文種

倒退幾步靜聽其說原有些
忌憚他子胥諫曰**越**與**吳**鄰有不兩立之勢若

吳不滅**越**必滅**吳**夫**吳**之國我攻而勝之得其地不能居得其

車不能乘如攻**越**而勝之其地可居其舟可乘此社稷之利不可棄

也說利害何嘗不明白况又有先王大仇不滅**越**何以謝立庭之誓

其如有先人之言何

平夫差語塞不能對惟以曰視伯嚭伯嚭前奏曰相國之言誤矣先

王建國水陸並封**吳越**宜水**晉秦**宜陸若以其地可居其舟可乘謂

吳越必不能共存則**秦晉齊魯**皆陸國也其地亦可居其車亦可乘

彼四國者亦將并而爲一乎駁得竟是有若謂先王大仇必不可赦

則相國之仇**楚**者更甚何不遂滅**楚**國而還許其和耶今**越**王夫婦

皆願服役于**吳**視**楚**僅約芋勝更不相同相國自行忠厚之事而欲

王姑刻薄之名忠臣不如是也又激夫差又駁夫差喜曰太宰之言

有理相國且退俟**越**國共獻之日當分贈汝氣得子胥面如土色歎

曰吾悔不聽被離之言與此佞臣同事還忘却口中恨恨不絕只得

步出幕府謂大夫王孫雄曰**越**十年生聚再加以十年之教訓不過

二十年**吳**宮爲沼矣論報復之精確是如此然雄意味未深信子胥

含憤自回右營夫差命文種回復**越**王再到**吳**軍中謝夫差問**越**王

夫婦入**吳**之期文種對曰寡君蒙大王赦而不誅將暫假歸國悉歸其玉帛子女以貢于**吳**願大王稍寬其期其或負心失信安能逃大王之誅乎夫差許諾遂約定五月中旬夫婦入臣于**吳**遣王孫雄押文種同至**越**國催促起程太宰伯嚭市兵一萬于**吳**山在杭州爲吳越之界以候之如過期不至滅**越**歸報夫差引大軍先回畢竟**越**王如何入**吳**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句踐竭力事**吳**

句踐之人吳可謂出萬死一生之途矣而竟得返國而成伯則全賴國有賢臣之力也觀其去國之時諸臣各以職守自任無有缺事又有才智全備之范蠡以爲之左右使知已有復興之

望矣

句踐困吳許外而國無廢事外不侵內不潰可見國諸臣多是賢者

越與**吳**爲敵國夫差若以閭閻之死爲**越**罪則不當許句踐之行成既許之矣乃拘其夫婦于石室出行使句踐操馬箠行于車前其辱之不已甚乎既加以甚深之辱而乃信其無報怨之心真爲不知情理矣嘗糞一節尤爲人所易明而夫差乃因此而憐之而歸之其受辱愈甚則其怨亦將愈深矣句踐後日之臥薪嘗胆豈非以甚痛于中而然耶

句踐報仇情切其抱冰握火嘗胆臥薪不是得力處得力處全在尊賢禮士敬老憐貧繁生育躬節儉諸事耳句踐行至于喪敗之餘且能遂滅**吳**而成伯有國家者苟能行此于無罪之時

何患國之不振耶

文種破吳七術固是甚妙且內中只有積財練兵以承其弊是權操之自我者其六事則皆自我出之而却須彼之自行者也使越出之而吳人不受不行亦何足以破之乎可見算計雖出于敵國而上算不上算仍是出于自家然則越之滅吳只算吳之自滅耳

話說越大夫文種蒙吳王夫差許其行成回報越王言吳王已班師矣遣大夫王孫雄隨臣到此催促起程太宰屯兵江上專候我王過江越王句踐不覺雙眼淚流文種曰五月之期迫矣王宜速歸料理國事不必爲無益之悲越王乃收淚回至越都見市井如故丁壯蕭然甚有慙色越王留王孫雄于館驛收拾庫藏寶物裝成車輛又捉國中女子三百三十人以三百人送吳王三十人送太宰時尙未有

行動之日王孫雄連連催促句踐泣謂羣臣曰孤承先人餘緒兢兢

業業不敢怠荒

只怕未必不然何以遂敗于吳

今夫椒一敗遂至國亡家破千里而

作俘因此行有去日無歸日矣羣臣莫不揮涕文種遂曰昔者湯囚

于夏臺文王繫于羑里

美音西地在彭德府湯陰縣

一舉而成王

桓公奔莒

文公奔

一舉而成伯夫艱苦之境天之所以開王伯也

雖是寬慰之語却亦

有理

在焉王善承天意自有興期何必過傷以自損其志乎句踐于是即

日祭祀宗廟王孫雄先行一日句踐與夫人隨後進發羣臣皆送至

浙江之上范蠡具舟于固陵迎接

王臨水祖道

餞行也

文種舉觴而

前祝曰

皇天祐助

前沉後揚

禍為德根

憂為福堂

威人者滅

服從者昌

王雖淹滯

其後無殃

君臣生離

感動上皇

眾夫哀悲

莫不感傷

臣請薦脯

行酒二觴

句踐仰天歎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范蠡進曰臣聞居不幽者志不廣形不愁者思不遠古之聖賢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豈獨君王哉

雖是如此却亦難受

句踐曰昔堯

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不爲大害

寡人今將去

越

入

吳以國屬諸大夫大夫何以慰寡人之望乎范蠡

謂同列曰吾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主上有去國之憂臣

吳之辱

以吾浙東之士豈無一二豪傑與主上分憂辱者乎於是諸大夫齊

聲曰誰非臣子惟王所命句踐曰諸大夫不棄寡人願各言爾志誰

可從難誰可守國文種曰四境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臣與君周旅

臨機應變臣不如蠡

人各有能有不能正不如各有其用

范蠡曰文種自處已審主公

以國事委之可使耕戰足備百姓親睦至於轉危主忍垢辱往而必

反與君復仇者臣不敢辭于是諸大夫以次自述太守苦成曰發君

之令明君之德統煩理劇使民知分臣之事也是好太宰不知此伯詔何如一笑行

人曳庸曰通使諸侯解紛釋疑出不辱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是好人

司直皓進曰君非臣諫舉過決疑直心不撓不阿親戚臣之事也是好

直司馬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貪進不退流血滂滂臣之事

也是好司農臯如曰躬親撫民弔死存疾食不二味蓄陳儲新臣之

事也是好太史計倪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

之事也是好太史○有此許多蓋職之人何患不振句踐曰孤雖入于北國為囚窮虜諸

大夫懷德抱術各顯所長以保社稷孤何憂焉乃留眾大夫守國獨

與范蠡偕行君臣別于江口無不流涕句踐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

畏若孤之聞死胷中絕無怵惕無懼之極強自解說正乃痛極之語遂登船徑去送者

皆哭拜于江岸下越王終不返顧有詩為証

斜陽山外片帆開

風捲春濤動地回

今日一樽沙際別

何時重見渡江來

夫人乃據舷而哭見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意甚閑適因哭而歌之曰

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奮健翩翩兮雲間啄

素蝦兮飲水任厥性兮往講交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遣天風飄

飄兮西往知再返兮何年心輟輟兮若割淚泣泣胡犬反兮雙懸

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愁人莫與人說強笑以慰夫人之心曰孤之

六翮備矣高飛有日復何憂哉王既入吳界先遣范蠡見太宰伯

嚭于吳山復以金帛女子獻之嚭問曰文大夫何以不至蠡曰爲吾

主守國不得偕來也嚭遂隨范蠡來見王王深謝其覆庇之德

嚭一力擔承許以返國原有九分王之心稍安伯嚭引軍押送

王至于吳下引入見王句踐肉袒伏于階下夫人亦隨之范蠡將

賈物女子開單呈獻于下王再拜稽首曰東海役臣句踐不自量

力得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

勝感戴句踐謹叩首頓首夫差曰寡人若念先君之仇子今日無生

理句踐復叩首曰臣實當死惟大王憐之時子胥在傍目若燦火聲

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彎弓而射之况近集于庭

庶乎句踐為人機險今爲釜中之魚命制庖人故諛詞令色以求免

刑誅一旦稍得志如放虎于山縱鯨于海不復可制矣既已受其行

殺之却夫差曰孤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孤非愛而不誅恐見咎

于天耳太宰嚭曰子胥明于一時之計不知安國之道吾王誠仁者

之言也子胥見王信伯嚭之佞言不用其諫憤憤而退夫差受之

貢獻之物使王孫雒于闔閭墓側築一石室將句踐夫婦貶入其中

去其衣冠蓬首垢衣執養馬之事既已赦之伯嚭私饋食物僅不至

何必如此伯嚭私饋食物僅不至

于饑餓王每駕車出遊句踐執馬垂步行車前人皆指曰此

王也句踐低首而已能忍辱者其有詩為証

堪笑英雄值坎坷 平生意氣盡銷磨

魂離故苑歸應少 恨滿長江淚轉多

句踐在石室二月范蠡朝夕侍側寸步不離忽一日夫差召句踐入

見句踐跪伏于前范蠡立于後夫差謂范蠡曰寡人聞哲婦不嫁破

亡之家名賢不官滅絕之國今句踐無道國已將亡子君臣並為奴

僕羈囚一室豈不鄙乎寡人欲赦子之罪子能改過自新棄越歸越

寡人必當重用去憂患而取富貴子意何如此亦只是泛言不

王伏地流涕惟恐范蠡之從也也只見范蠡稽首而對曰臣聞亡國

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國不忠不信不能輔王

為善致得罪于大王幸大王不即加誅得君臣相保入備掃除出脩

趨走臣願足矣尚敢望富貴哉夫差曰子既不移其志可仍歸石室

可知甚蠡曰謹如君命夫差起入宮中句踐與范蠡趨入石室

王服犢鼻著樵頭斫養馬夫人衣無絲之裳施左闕之襦汲水除糞灑

掃范蠡拾薪炊爨面目枯槁夫差時使入窺之見其君臣力作絕無

幾微怨恨之色終夜亦無愁歎之聲

正是利害處口凡事之不大情者鮮不爲大好隱此類是也

以此謂其無志思鄉置之度外一日夫差登姑蘓臺望見

王及夫人端坐于馬糞之傍范蠡操箠而立于左君臣之禮存夫婦之義具

夫差顧謂太宰嚭曰彼

王不過小國之君

自己太范蠡不過一介看得大

之士

可知前此不

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心甚敬之伯

嚭對曰不惟可敬亦可憐也

乘機卽入彼人可畏

夫差曰臣如太宰之言寡人

目不忍見倘彼悔過自新亦可赦乎伯嚭對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

以聖王之心哀孤窮之士加恩于

豈無厚報願大王決意夫差

曰可命太史擇吉日赦**纣**王歸國伯詒密遣家人以五鼓投石室將

喜信報知句踐句踐大喜告于范蠡蠡曰請爲王古之今日戊寅以

卯時聞信戊爲囚日而卯復尅戊其繇曰天綱四張萬物盡傷祥反

爲殃雖有信不足喜也句踐聞言喜變爲憂却說子胥聞**吳**王將赦

越王急入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入道還反禍轉

成禍故桀爲湯所放**商**爲**周**所滅今大王旣囚**越**君而不行誅誠恐

夏**商**之患然此時却乎夫差因子胥之言復有殺**越**王之意使

大召之伯詒復先報句踐句踐大驚又告于范蠡蠡曰王勿懼也**吳**

王囚于已三年矣彼不忍于三年而能忍于一日乎夫必無憂看得

句踐曰寡人所以隱忍不死者全賴大夫之策耳乃入城來見**吳**王

候之二日**吳**王並不視朝伯詒從宮中出奉**吳**王之命使句踐復歸

石室句踐怪問其故伯詒曰王惑了胥之言欲加誅戮所以相召適

王感寒疾不能起某入宮問疾因言禳災宜作福事今**越**王葡萄待
誅于闕下怨苦之氣上冲於天王宜保重且權放還石室待疾愈而

圖之王聽某之言故遣君出城耳句踐感謝不已句踐居石室忽又

二月間**吳**王病尙未愈使范蠡卜其吉凶蠡布卦已成對曰**吳**王不

死至己巳日當滅王申曰必全愈有此靈卜實是難得願大王請求問疾倘得

入見因求其糞而嘗之這主意太難為情觀其顏色再拜稱賀言病愈之期

至期若愈必然心感大王而赦可望矣句踐垂淚言曰孤雖不肖亦

曾南面為君奈何含污忍辱為人嘗泄便乎其實難事蠡對曰昔紂囚西

伯于美里殺其子伯邑考烹而餉之西伯忍痛而食子肉這還此夫

欲成大事者不矜細行這也就不**吳**王有婦人之仁而無丈夫之決

已欲殺**越**忽又中變不如此何以取其憐乎主意在此句踐即日投太

宰府中見伯嚭曰人臣之道主疾則臣憂今聞主公抱病不瘳句踐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心孤失望寢食不安願從太宰問疾以申臣子之情語曰君有此美
意敢不轉達伯齏八見王曲道句踐相念之情願入問疾夫差在

沉困之中憐其意而許之齏引句踐入于寢室夫差強目視口句踐

亦來見孤耶句踐叩首奏曰囚臣聞龍體失調如催肝膈欲一望顏

色而無繇也

其言太甘
其中必苦

言未畢覺腹漲欲便

其亦
奏趣

塵使出句踐曰臣

在東海曾事醫師觀人泄便能知疾之瘥劇乃拱立于戶下侍人將

餘桶近床扶去差便訖將出戶外句踐揭開桶蓋手取其糞跪而嘗

之左右皆掩鼻句踐復入叩首曰囚臣取再拜敬賀大王王之疾至

己巳日有瘳交三月壬申全愈矣夫差曰何以知之句踐曰臣聞于

醫師夫糞者穀味也順時氣則生逆時氣則死今囚臣竊嘗大王之

糞味苦且酸正應春夏發生之氣是以知之

說得
那像

夫差大悅曰仁哉

句踐也臣子之事君父孰肯嘗糞而決疾者時太宰詔在傍夫差問

曰汝能乎齟搖首曰臣雖甚愛大王然此事亦不能夫差曰不但太

宰雖吾太子亦不能也卽命句踐離其石室就便榭止待孤疾瘳卽

當遣伊還國不料吃屎主意如此神效句踐再拜謝恩而出自此僦居民舍執牧

養之事如故夫差病果漸愈一一如句踐所刻之期心念其忠正不知是

何等忠法既出朝命置酒于文臺官中名之上召句踐赴宴句踐佯爲不知

仍前囚服而來夫差聞之卽令沐浴改換衣冠句踐再三辭謝方纔

奉命更衣入謁再拜稽首夫差慌忙扶起卽出令曰越王仁德之人

焉可以辱寡人將釋其囚役免罪放還今日爲越王設北面之坐羣

臣以容禮事之乃揖讓使就客坐諸大夫皆列坐于傍子胥見吳王

忘仇待敵心中忿不肯入坐拂衣而出伯嚭進曰大王以仁者之

心赦仁者之過臣聞同聲相相同氣相求今日之坐仁者宜留不仁

者宜去相國剛勇之夫其不坐殆自慙乎不是過于摧抑子胥正是要足成夫差之意耳大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四三

差笑曰太宰之言當矣酒三行范蠡與**吳**王俱起進觴爲**吳**王壽口致祝辭曰

皇王在上

恩播陽春

其仁莫比

其德日新

於乎休哉

傳德無極

祇壽萬歲

長保吳國

四海咸承

諸侯賓服

觴酒既升

永愛萬福

吳王大悅是日盡醉方休命王孫雄送句踐于客館三日之內孤當送爾歸國至次早子胥入見**吳**王曰昨日大王以客禮待仇人果何見也句踐內懷虎狼之心外飾溫恭之貌大王愛須臾之諛不慮後日之患棄忠直而聽讒言溺小仁而忘大仇譬如縱毛于爐炭之上而幸其不焦投卵于干鈞之下而望其必全豈可得耶雖則忠直却不知幾**吳**王拂然曰寡人臥疾三月相國未嘗有一言相慰是相國之不忠也不進一好物相送是相國之不仁也爲人臣不仁不忠安他何用若

敘然王棄其國家千里來歸寡人獻其貨財身為奴婢是其忠也

寡人有疾親為嘗糞嘗無怨恨之心是其仁也寡人若徇相國私意

誅此善士皇天必不佑寡人矣子胥曰王何言之相反也夫虎卑其

勢將有擊也狸縮其身將有取也王入臣于怨恨在心大王何

得知之其下嘗大王之糞實上食大王之心王若不察中其奸謀

必為擒矣話雖切當然言之下此猶實為不智王曰相國直之勿言寡人意已決子

胥知不可諫遂鬱鬱而退至第三日王復命置酒于蛇門之外親

送王出城羣臣皆捧觴餞行惟子胥不至夫差謂句踐曰寡人赦

君返國君當念之恩勿忌之怨婦人口角句踐稽首曰大王哀

臣孤窮使得生還故國當生生世世竭力報効蒼天在上實鑒臣心

如若負皇天不佑夫差曰君子一言為定君其遂行勉之勉之句

踐再拜跪伏流涕滿面有依戀不舍之狀也虧他裝得出夫差親扶句踐登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車范蠡執御夫人亦再拜謝恩一同升輦望南而去時國敬王二十九年事也史臣有詩云

越王已作釜中魚

豈料殘生出會稽

可笑夫差無遠慮

故開羅網縱鯨鯢

句踐回至浙江之上望見隔江山川重秀天地再清乃歎曰孤自意永辭萬民委骨異域豈期復得返國而奉祀乎言罷與夫人相向而

泣

痛定思痛反更傷心實有如此

左右皆感動流淚文種國王將至幸守國羣

臣城中百姓迎拜于浙水之上懽聲動地句踐命范蠡卜日到國蠡

掘指曰異哉王之擇日也無加來日最吉王宜疾趨以應之安知非恐夫若

追悔故作此語以促其行取耶

於是策馬飛輿星夜還都告廟臨朝都不必叙句踐

心念會稽之恥欲立城于會稽遷都于此以自警惕乃專委其事于

范蠡蠡乃觀天文察地理規造新城包會稽山于內西北立飛翼樓

于臥龍山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外郭周圍闕西北

揚言已臣服于國不敢壅塞貢獻之道實陰圖進取之便城既成忽

然城中湧出一山周圍數里其象如龜天生草木盛茂有人認得此

山乃瑯琊東武山不知何故一夕飛至此等怪事甚不可解范蠡奏曰臣之築

城上應天象故天降崑崙以啟國之伯也國王大喜乃名其山曰怪

山亦曰飛來山亦曰龜山令紹興府東於山巔立靈臺建三層樓以

望靈物制度俱備句踐自諸暨遷而居之謂范蠡曰孤實不德以至

失國亡家身爲奴隸苟非相國及諸大夫贊助焉有今日蠡曰此乃

大王之福非臣等之功也但願大王時時勿忘石室之苦則國可

興而國仇可報矣句踐曰敬受教于是以文種治國政以范蠡治軍

旅尊賢禮士敬老恤貧國百姓大悅國王自嘗冀之後常患口臭

卽此一件亦國范蠡知城北有山出蔬菜一種其名曰藪可食而微有

東周文國誌
氣息可使人採藥舉朝食之以亂其氣後人因名其山曰戴山句踐

迫欲復仇乃苦身勞心夜以繼日目倦欲合則攻之以夢諫蒙以攻目使不睡

足寒欲縮則漬之以水冬常拖冰夏還握火此不過極力形容句踐志欲報仇之切耳其詞

不可累薪而臥不用床褥又懸膽于坐臥之所飲食起居必取而嘗

之中夜潛泣泣而復嘯曾稱二字不絕于口以喪敗之餘生齒虧滅

乃著令使壯者勿娶老妻老者勿娶少婦即不為生計豈不當如此耶女子十七

不嫁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俱有罪孕婦將產告于官使醫守之生

男賜以壺酒一大生女賜以壺酒一豚生子三人官養其二生子二

人官養其一有死者親為哭弔每出遊必載飯與羹于後車遇童子

必哺而啜之間其姓名遇耕時躬自秉耒夫人自織與民間同其勞

苦七年不收民凡欲強樹必先以富民為本則稅知重易于民者之適以自嫩也食不加肉衣不重

裘惟問候之使無一日不至于所以整其信復使男女入山采葛今會稽縣

復使男女入山采葛今會稽縣

東十里有葛山作黃絲布欲獻王尚未及進王嘉句踐之順使人增

其封於是東至句勇今衢州是也魯下西至構李南至姑蔑縣南亦有姑蔑北至

平原今海鹽縣縱橫八百餘里盡為壤句踐乃治葛布十萬疋日密百

緡狐皮五雙晉竹十舫以答封地之禮夫差大悅賜王羽毛之飾

子胥聞之稱疾不朝暗氣得可笑夫差見已臣服不貳遂深信伯嚭之

言一日問伯嚭曰今日四境無事寡人欲廣宮室以自娛何地相宜

又要想到此千古一轍○今人畧有幾貫家貲嚭奏曰都之小崇

便要起蓋人房子况國君乎自然怪他不得臺勝境莫若姑蘓然前王所築不足以當巨覽王不若重將此臺改

建令其高可望百里寬可容六千人聚歌童舞女於上可以極人間

之樂矣說來甚多是容易却不如要費多少工程夫差然之乃懸賞購求大木文種聞之

進于王曰臣聞高飛之鳥死于美食深泉之魚死于芳餌今王志

在報國必先投其所好然後得其命句踐曰雖得其所好豈遂能

制其命乎文種對曰臣所以破國者有七術一日捐貨幣以悅其君

臣女二曰貴繻粟彙以虛其積聚好三曰遺美女以惑其心志好四

曰遺巧匠工良材使作宮室以罄其財好五曰遺之謀臣以亂其謀

好六曰疆其諫臣使自殺以弱其輔好七曰積財練兵以承其幣好

○雖有許多好計惟句踐曰善哉今日先行何術文種對曰今國王

方改築姑蘓臺宜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國王乃死木工三千餘人

入山伐木經年無所得工人思歸皆有怨望之心乃歌木客之吟曰

朝採木 暮採木

朝朝暮暮對山曲

窮巖絕壑 徒往復

天不生兮地不育

木客何辜受此勞酷

每深夜長歌聞者凄絕忽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

八尺計四寸在山之陽者曰梓在山之陰者曰楠音木儻觀以為目

未經見奔告

志

王羣臣皆賀曰此大王精誠格天

不知是王精誠還是木容精誠故

天生神木以慰王哀也句踐大喜親往設祭而後伐之加以琢削磨
礱用丹青錯畫爲五采龍蛇之文使文種浮江而至獻于吳王曰東
海賤臣句踐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偶得巨材不敢自用敢因下吏
獻于左右夫差見木材異常不勝驚喜子胥諫曰昔桀起靈臺紂起
鹿臺窮竭民力遂至滅亡句踐欲害吳故獻此木王勿受之夫差曰
句踐得此良材不自用而獻于寡人乃其好意如此好意只伯未必甚好奈何逆
之遂不聽乃將此木建姑蘓之臺三年聚材五年方成高三百丈廣
八十四丈登臺望徹二百里却也舊有九曲徑以登山至是更廣之
百姓晝夜并作死于疲勞者不可勝數有梁伯龍詩爲證

千仞高臺面太湖

朝鐘暮鼓宴姑蘓

威行海外三千里

霸占江南第一都

王聞之謂文種曰子所云遺之巧匠良材使作宮室以盡其財此計已行今崇臺之上必妙選歌舞以充之非有絕色不足移其心志子其為寡人謀之文種對曰興亡之數定于上天既生神木何患無美女但搜求民間恐搖動人心臣有一計可閱國中之女子惟王所擇不知文種又是何計且看下回分解

此段文字與前文相連，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大致可見其為對前文情節的承接與鋪陳。

此段文字亦因字跡模糊而難以辨認，可能為旁批或後文之起首。